



張文潛文集序

文潛文雄健秀傑類子由視長公渾涵光鉉雖若不及而謹嚴持正自其所長梅溪嘗以謹嚴病長公是其文正自不可少也龍渠子嘗得宋集本取而刻真山房駙從觀於龍渠子是集蓋昔人選本有文無詩文潛慷慨豪雋其論有取於漢武蓋徵本朝兵弱受侮二虜它文蓋三致意焉禮論擴新意於古義用大純正簡切超然敏妙論退之則全爲東坡發也其當在湖州被逮齊安放置之際乎龍渠子清敏好古博藏能



用刻成屬識數語於首今千青城古制蘇
國家疆宇全盛遠過於宋而兵弱虜驕恒遠慮
者之心是集一出異同幾會之間將無有起予
者乎雖然使龍渠子為政淵乎勝矣文蓋三
嘉靖甲申長至日江都馬駙序

張文潛文集目錄

第一卷

進論五篇

遠慮上

遠慮下

論六 擇將上

擇將下

第二卷

審戰

第三卷

論七篇

本治論上

本治論下

起居舍人張耒文潛

敦俗

知人

將

用大

馭相

第三卷

論六篇

憫刑上

憫刑下

法制

論法上

論法下

治術

第四卷

論三篇

禮論一

禮論二

禮論三

第五卷

論五篇

秦

漢文帝

景帝

魏晉

晉

第六卷

論八篇

唐論上

唐論中

唐論下

明皇

代宗

德宗

五代

莊宗

第七卷

論七篇

子產

魯仲連

樂毅

吳起

陳軫

應侯

商

第八卷

論七篇

子房

蕭何

陳平

田橫

魏豹彭越

陳平周勃

衛青

第九卷

論六篇

司馬相如

司馬遷上

司馬遷下

丙吉

陳湯

趙充國

第十卷

論八篇

王鄭

張華

王導

屈突通

韓愈

裴守真

李郭

李德裕

第十一卷

雜著五篇

藥戒

讀唐書

讀韓信傳

讀南越傳

第十二卷

讀楚甘公說

雜著九篇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書宋齊丘化書後

老子義

書韓退之傳後

書吐蕃傳後

讀鄒陽傳

游俠

諱言

敢言

第十三卷

序記六首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賀方回樂府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李德載字序

進齋記

冀州州學記

張文潛文集目錄終

張文潛文集卷第一

起居舍人張耒文潛

遠慮上

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履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爲而爲之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疆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討

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
精兵堅甲北面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
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
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
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
之疆非南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吾之所
遭偶中國富疆盛大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
里之疆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
坐拱手不傷一民不棄一鏃而得之也夫使異
日之所積才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足

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况費寸而得尺
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
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稱藩稽首來朝以
平日抗禮之疆敵而北面跪拜樂爲日僕而不
辭蓋臣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于
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
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強敵獨
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
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之呂矣嗚呼亦可謂
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討前時之功費損失

者才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
家無事於民無勤於敵則天下無疆國嗚呼淺
夫末議猶以武帝為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
而不遵文景之節儉其亦不思甚矣今日之疆
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疆盛之勢
僅同而已且則以為過之何者漢之匈奴其盛
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
禦敵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
生息得成其疆至武帝之時其盛久矣且方是
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

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成哉自五代之衰蓋嘗
陵躒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
重與之親為之敵而却之而今北胡之所以衣
冠居處官名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
為疆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
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境之上不敢輕犯者非
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
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
幣何啻百戰之積以為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
且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止於侵邊境

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積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為患比之武帝之時有加矣。夫匈奴之盛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為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太祖皇帝嘗積縑於內庫曰吾將以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是天之所畀實在陛下。

遠慮下

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遠戰當如越之取閩閩晉之取孫皓擇將帥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者而專委之陰謀旁計替潰其心腹為一戰可滅之計而其深微者有未可遽論而臣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為之經制也。臣聞之夷狄之俗弱不恥受役於疆小不恥見用於大而強狄大虜當資小族傍國之助而復相與掎角為手足之勢是以中國之力卒不可破。冒頓之疆也以其能服從北夷而控弦之士至

三十萬而始畢之兵至百餘萬者以其能目屬
室韋高昌之屬非徒獲其兵民而爲之用也其
弱者目之以爲用而羈縻者悅之以爲助故有
嫁女輸貨以悅傍族鄰國而鄰國傍族幸其不
至於征伐也爲之效力而不辭夫如是故中國
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得專自漢武伐胡數年
而無成功然後因張騫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嶺
關王關以伐萬里之國西置酒泉以隔胡羗之
往來通月氏使大夏捐宗室之子以嫁烏孫於
是匈奴始孑然西顧而喘栗蓋漢之兵威自龍

堆之西旁暢遠達不啻萬里之地斷匈奴之右
臂而壓其肩而後稍稍消縮遠遁大漠窮北之
野胡馬北首而望陰山自昭至宣而甘泉之庭
強胡君長北面俯拜而聽命於贊者矣故武帝
之征匈奴不在於得衛霍而在於得西域今不
考武帝故事以破衰其屬國則其勢未能遽衰
也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羈
縻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
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
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臣敢有四

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
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之疆大
乃始自二於匈奴烏孫大國也猶如是而况於
小族弱姓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疆
力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費
而勿惜益發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致於
漢宜有樂從之心此離其小國之術也兵威討
侵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雖其名
號迁徙不一亦當有兵精地大爲之聲援者以
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

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
南面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
之術也審據要害以離其交蓋武帝旣通西域
初築酒泉以塞羗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
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積甲壓其衿領而使之不
得動今誠能按國審勢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
或以謀致而使一將將精兵萬人疆弩利戟以
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游
說反間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
而後使談笑辯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構

其隙而闔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
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
能出此也共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明命以爲
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
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
而臣之臣尚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闕之
東漢唐盛時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
國矣况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
之所封而唐節使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
其民矣况能銘燕然臨瀚海夫以蓋天地四
海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
所當然哉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以謂天
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
熟計之

擇將上

將主於智而勇爲下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智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
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未害也
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
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擊搏於

前耳目為之觀聽者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
於智而勇為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
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之衆而無疑於胃中
則其遇敵之隙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
動者乎夫疑畏不勇是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
敢赴者其心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
平日之白黑則變至於前有不能為之應者乎
天下固有氣陵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
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走

干堂下鷓鴣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
之未聞鷓鴣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
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
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
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
也是故天下不患乎无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
一人焉智足以帥一鄉使之順令從教勇而不
能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
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无一
賢守令者矣而况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

之敵決成敗可否於俄頃之勝負何嘗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攻虎豹興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才也夫終日而攻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於構室也非巧於斤斧

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旁觀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于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之斤斧而不能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顧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勤勤不忍弃於進取之武賢而黽勉不獲已於持重

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
非獨人君於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
有二子焉一爲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
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
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取則終歲之入
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
金而視終歲常入者之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
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
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異日覆舟
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

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
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
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
爲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其心而不能以自
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
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乱慮事
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
智也夫无遺事者固與鹵莽者異形而死乱志
者固與狼狽者殊觀大不足者自不能有餘而
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

於外而易別者此亦覩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則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之於必成之地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

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力戰深入致死不顧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為攻戰不為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略不知幾何則其為捕虜不為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亡而貨財經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為用財不為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其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係匈奴而奴

之亦不足怪而二將之功止於俘斬掠獲而不能大有所經制蓋嘗一遇單于而失之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誅之渾邪而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已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以太宗之強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子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

攷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以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郡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尚十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絕大漠唐遂以无突厥之患矣夫匈奴於漢未大盛也何衛霍費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止於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強之突厥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

呼何其遇之所敵則同而用力之勞佚與成功之鉅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於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无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於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无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苟勝而已謀定慮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百陳擣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為功多者固死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

勝者特出於其勇使死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趁機而不獨取辦於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當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飢饉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殞之所失叛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飢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非也夫青之渡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

棄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
遇其君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
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於不戮蘇建而棄
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
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
而少功用一智將者或滯於伺待然費輕省戰
而收奇效則智勇之效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
零擾亂而趙充國歎曰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
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用義渠安國竟且敗羗
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

所積才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羗人敢爲
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
區區於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知將之
收功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於
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
將之施設勇將有終身由之而不悟也彼衛霍
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况其每下者乎

審戰

臣嘗怪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
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顧方

略如何尔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
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霸天下而去病
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
轉鬪千里踰險阻涉荒絕而未嘗失此亦有太
過人者而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
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皆能深言既往之
成敗而講導兵家之學術或旁取深探雖占卜
測候之餘技不遺然用之而未見有可稱之功
如古之將帥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无
事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務自己出也雖然天

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况夫兵者其術
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
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兵非不學
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
故史稱項藉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竟啗炙者豈
有知其美而不盡齧哉故不肯學非不學也得
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耳
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无極不能泮然盡
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无極之
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亦也操圖置勢以

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是使學者因是而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跡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无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探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亡而滅籍於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

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於井陘客戰遠圍不知趙之絕其喉歐兵而納其闕中夫遠圍而士无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於國都之中而李靖勒兵於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衆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

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无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符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卑陋而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鬪而國无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以紓內禍故符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爲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動凡此四者盖略矣昔之爲書

書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爲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也何怪乎不足與言兵乎盖魏武号爲深明孫子而爲之解說最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不可以盡姑開其端焉可也

不世以盡故其辭無由出
燕文雖難效為問卻知以簡
對平不與言共平蓋踐方
學而不計長必因昔人之言
學而不會夫察而不學長未
而必世下終未昔人之言知
國言言而必世下終未昔人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張文潛文集卷第二

張文潛文集卷第二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勢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
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
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仁如是
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
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
能知之所以為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
所謂仁者有生之而為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所
謂義者有刑之而為義亦有宥之而為義彼聖

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為未有出於仁義而已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人吾知其不能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水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也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所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

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一然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乎去矣而不及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吾方俛俛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夫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生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

猶將舉腐餘已弃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之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禦寒而絺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矣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有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皆未達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強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強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皇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雜而不一裂為三國而合於晉分為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

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強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布于守令而分于監司揔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于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有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

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焉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園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迂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

人焉強立而不顧則必群笑而競排之以謂臆
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
仁義之治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
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嗚呼使後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不
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之而
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強至故也嗚呼使堯舜三
代之聖人復出於今反顧當時所爲予知其必
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禍未有不自好名始
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

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
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尚虛名而忘實利者也
何謂小過夫世之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
之一日培之朝伺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
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
有人焉旣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
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
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亦勤矣遠邦小都
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
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愁苦而漢之吏

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
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
勝其弊矣此無異於愛木而日擾之也彼漢之
初雖号爲天網闊疎之時然不過少弛於簿書
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
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旣培之失時於木之性
未害也彼不求政之病而尤天下之勢嗚呼其
亦不知治本哉

較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未求而

我無所求於人故其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
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可得蓋
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
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
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
入君操之以用其上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
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
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
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
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

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亦甚殆也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廉耻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辭人之所甚欲也三遜而後受萬鎰之寶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以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

後世莫及而考其敦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

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氣悉爲仇上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物不敢全而生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持爭具以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透而效最切蓋老子曰惟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矣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

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夫爲利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其效能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安其身者豈若匹夫匹婦之淺迫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用大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爲最難夫惟有

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
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履人之為履也非量國
人之足而為之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
不能盡合乎吾履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
之足而不失鬻履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
吾之為工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殊要以不
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履足以半國人之足矣
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
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
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

其茲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
不知世之將野則禹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
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
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
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乎此
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
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
之法立矣且吾法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
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
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之法足以當

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可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

達於治休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履不
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
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
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
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
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
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
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知人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發

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
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
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
言語動作坦然無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
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
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
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
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
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
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

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
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
其中於已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
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將欺我
也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
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
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
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
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
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

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
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委任之際朝廷之臣
孰不為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
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為豈可以占其後之
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本知人之明
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
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
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
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
文宗昭宗其潰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

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
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濟者其
言動作止如可與立功也夫言而不顧敢為而
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
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官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
數萬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為
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
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
於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
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
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
以必尊宰相者非以尊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
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
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
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
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况于海乎彼且
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况其君乎嗚呼又非特
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

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
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
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
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
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
群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
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
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
我以謂與人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竊
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

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可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

天子爲之致恭盡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能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曹操司馬懿父子其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唯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臺臺則數

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術何害於忠信乎

將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為急

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惟將乎夫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鑿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財用之不登刑罰之不平禮樂之不與其為患大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

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如疾於此而待遠方之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調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竒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法於

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乎草莽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由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莫不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

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廣此先王之法也故身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于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亡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求求之而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二

張文潛文集卷第三

憫刑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无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无法而放肆

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
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
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
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
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
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
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
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
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
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

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
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
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
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
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
而刑輕也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
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
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
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
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

事未始不自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
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
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
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
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
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
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
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
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厚
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
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
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
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
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无賢也而要以
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
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
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
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入之制憫刑下

立治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

逆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
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
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
恕而強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
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狠
惡而不逞幸指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
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
之心焉故必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爲
輕者之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
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之而考於法

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
寘之輕夫如是則是好爲重者之所不行也昔
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无不信然
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惟其然故天下之所
惡聖人不強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
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
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當天
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
知吾法之所爲而固已陰伺之矣何則吾之法
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

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為息威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為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伏則何惟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顧也嗚呼是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為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為可欺而罔之之心

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惠以誦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

法制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不求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萬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於此而使之一切從於我則事

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
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
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
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矣彼豈不欲
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
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如是而
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
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
則必敗而已矣善於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
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

雖有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
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隳然其制法
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田
欲分其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畝而
耕之使夫大不得以兼小強不得以并弱而後
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万夫公之
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小大有序
而又別為九服之遠近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
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
泉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污池藪澤之地

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
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
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
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大夫凡當其職者皆得其
智以盡天下之變曰規而爲之規曰矩而爲之
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
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
下亦安享其利令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
莫可據法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
以有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不之大事而爲之
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折天下之理
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
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
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
法無違意不善用法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
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爲而
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
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
從我而後可也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
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之治
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
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
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用事日益新政
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
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
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
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
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

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
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
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四代之治
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
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
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躰之所安夫如是則
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而奧處愛養備至藥石
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
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
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

文集三
八
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
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
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
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
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願辨於法也如此而
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不足豈不悲哉夫
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
民之邪心而多怨戾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
不可及也商周之繼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
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

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
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
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
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馬終身而
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盜終身而不為法
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
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
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
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
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

此論周之末造
可謂所以論周之
之盛時也

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
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
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
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
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
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
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
其智備其質及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
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之末續
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
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
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
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
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
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
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
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
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

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言而高祖文景得人滅裂之法一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定海內有大乱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

法簡之効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及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田閭而二帝乃脩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脩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

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汗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糟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散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夫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効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貴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曰取一金

焉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

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
焉故也

治術

嗚呼治天下也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
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拊之不中其節
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
凡吾所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得之道也然則
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
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
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

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
之愛也而陳之以玉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
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
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故有不愛
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
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務求吾欲
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
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
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
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

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右抑則左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爲也故爲其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形古之知是

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

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未梁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

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士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常

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何也烏獲之力施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况乎聖人之未必不尚乎術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三

張文潛文集卷第四

禮論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生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

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舉旅于賓反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于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

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云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

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所為賓者與衆之所尊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為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為禮其非降之數俯仰之節為

已詳矣然至於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為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禋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為其難必為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憊矣諸侯之射以狸首為節狸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饗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

繁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邊豆

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脩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

之義禘嘗之禮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為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為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地饗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燭一獻孰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元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

之饗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饗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饗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授事

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餒之卿之餘大夫餒之大
夫之餘士餒之而後煇胞翟闔無不霑澤夫餒
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
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
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
之於君執盞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于
率其群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
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
也與尸酬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
之所由篤事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行

于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
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
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
陳于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
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于
士一衣之不脩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
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
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
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
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

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藏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士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

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
春之禘也冬之蒸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
物之始生勾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
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
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
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
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
收塞向墜戶而民率爲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
也夫物生已寧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
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

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
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
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
於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
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
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
禘嘗之祭備物之亨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
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
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
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

可薦者无不成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禘也而廢禘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禘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以謂无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已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禘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

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旣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嘗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何也夫禘喪畢之祭也而禘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喪畢之祭无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无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无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

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
廩藏之廩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
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
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
歟秦明法力征以經營天下且數世矣至於始
皇之時六國大抵皆消沮始滅韓後滅齊大率
十年間耳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
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
數百年其本根深而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蕩
夷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亡如塞大水伐大

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
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
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
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
並立秦以不祀其効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
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
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
守者以是得之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
况於暴秦乎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爾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旣明爵賞祿賜所以慰荅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

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才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

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
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
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
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
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
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
遠困辱使之慙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其驕慢之
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
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
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

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
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
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
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爲霍光痛
心者嗚呼使宣帝旣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
之政光旣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位
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
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
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用心絳侯
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

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景帝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

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踈也求其無奔踈可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

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
節死義與夫息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
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
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
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
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
得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
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盖有所迫而所
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
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

人也亦異矣

魏晉

嗚呼魏晉之亂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
從夫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
不受也其所以循致而至於此者何也蓋其國
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
以禦侮旁視者有所忌則重矣鱣鱸玉鮪之在
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鱸之俎上而
無難曾不如虺虵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
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具

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有二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侮焉此以名節為重也齊桓公兵車徜徉天下而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為敵也郭子儀在而吐蕃罷兵李德裕

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耻于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耻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弒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胷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温才過一時卒皆不長劉裕

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

夫如是而未免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者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靜民臨

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宜察諸此矣

晉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聞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者矣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恠下至於一鄉一

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為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是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紛紛籍籍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恠自是而推

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人民之衆又有忠勤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

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思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其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出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徒雖其甚強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崛起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

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
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則不愛
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
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
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
十六國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
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爲而不貧則不可其言固
天下之理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五

張文潛文集卷第六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嘗患於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
於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
故也勉強而爲之旣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
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
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
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
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
之治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

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室者既已習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唯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堤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

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十萬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駟之以不義之名寘之於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夫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

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
將欲改而不可得。天下之兵其勢旣已如此
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
宗之時大盜旣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
下則其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恠然以憲宗
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
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
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
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
不須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

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
之際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
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是苟且急迫
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
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
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
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
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

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豎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天下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搢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佚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

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旣壞天子侍衛長征曠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代北勁騎此駟羊戰狼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能逆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

之彼惟恐戰之不速而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勢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於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率師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死能為也祿山傾國遠闔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

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其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不死其將則莫若兵出於府而將出於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屬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頌其將軍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

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歛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已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弃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曾無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大山之安彼唐之

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爾哉？蓋其股肱肘臂者，有為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使，假賞功之令，按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年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畔其素所愛耶？

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而後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也，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晏然而遣之耶？使彼遇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

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過吾命而不行則
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
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群擊而競排之使一日
出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
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
者烏重裔未嘗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
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
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
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
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

節度之術也

明皇

以好元為明皇亦未是

人主當務好要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為言妙
矣此義農堯舜得道之事也而庸君暗主聞其
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
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
越人問秦人疾痛曰我無為也耽樂之飲酒便
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
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視其成吾不
吝權分人以權而樂其趨事成而利則可事成

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主
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斥之而用
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吾觀
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人之助太宗
之法度廢革略盡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
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泰侈以蕩移人主之心
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閨門之內干
戈礮戮未嘗絕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
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加察利器去手而不
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為之
說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
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
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
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哉余考
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
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恠何也容大功臣背之
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
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

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
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
驍勇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兇悖
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息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
將相功無與比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
非持兩端則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
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
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
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
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於懷

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幹矣人有當其意則用
之衆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
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
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
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弃
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
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
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
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
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
藏空其營衛以從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
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
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
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
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
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
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
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

者也二將之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
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
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
其財費用其民為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
濟昏童蠅強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
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
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田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
四方靡然効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
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
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

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而不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隋宮之奇在號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收易余竊惟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是蹈坎井頭抵株木安

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嘗求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可以言智矣而時君或用或不用也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庭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若二人之見亦明矣使明宗與清泰信其

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
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
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
南夏狼狽客死於路犬勞甚費而於契丹初無
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
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媪亦智矣李穀韓熙
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任江南與穀別熙載
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
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
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

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復山不能
為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
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穀
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
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豈嘗无士哉有
而不可為者獨患智不能用耳

莊宗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我不若也而所大
患者與之為敵而兩无以相制也夫兩无以相
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

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
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
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
吾與敵人常戰於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
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
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
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
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
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角爭於手足之
間而獨徘徊待間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

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而不能以與吾較夫
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
于敵則乘之力敵勢鉤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
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
下自戰而无功以朱温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
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
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伐勝
伐負久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
退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温李克用之世更勝迭
而卒不得其志負至於莊宗力戰不願思決成

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嘗
感而不勝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
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
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
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
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
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抉腹而
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
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
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公趨汴之策也昔齊夫

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見天下之
勢非朝夕之所能成而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
所以搗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
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
宗所以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
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六

張文潛文集卷第七
子產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
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已者宜若
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授於天者莫不
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
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
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
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
天下使民之畏也有不待刑使人之愛也有不

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率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作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膺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夫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

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謂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於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効而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王之事歟非

仁義之負二人而二人之負仁義也或曰天下之人不可以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魯仲連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動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也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息而鄉閭之

鬪勢有不可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願若是愬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於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則惇惇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於樂而後爲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然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亦不強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彼

夫子以謂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亦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任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使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仲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仲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

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歟吾見其越勢奔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後世之中人不勉於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始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賞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強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

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
同守而不廢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
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以身之一毛而天下
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
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
不止於兼井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
信義於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
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且毅戰國之雄其智豈

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
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
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於天下以干
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
出於情實則樂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
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
逐其君以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於外親所
降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
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於二城之下盤桓而不
能取且不終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

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
用其計謀而樂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
示民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
至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於燕而下七
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
死於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讎而乃欲以不
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
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爲兵故其守即
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
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之事
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
余皆不信之

吳起

予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
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
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予嘗疑起之才何獨短
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
死未幾而楚之宗戚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
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

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
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恠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
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
也蓋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
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
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
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
夫子孔之為載書叙群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
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
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

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
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
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
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之于姓而取必於
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
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
令損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起當新難之
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輔之大臣與不信之百
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
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地與化

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夫吳起之志故論其
說云

陳軫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
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死
儀逃於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
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
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從張儀必於橫夫
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渙散相
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從雖孺子知其不

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常見其為從之
利矣一日散而為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
必此張儀之蔽也從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
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強其所不親橫者
不敢從雖見從之利而不敢陳也而強辭以亂
之是讒其所不怨強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
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
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而親與間之
際勞矣且夫交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間兄
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

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於禍者數矣秦以此
死而儀僅以免故從橫者危道也橫嘗負天下
之責從則任天下之咎故從而散者蘇秦負其
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
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
勢而身當其任故曰從橫者危道也陳軫之智
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
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佚然則軫者
其說士之巨擘也

應侯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
雎困苦展轉既瀕於死其求報於魏也切骨腐
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
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徼幸一
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
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於萬全故其上秦
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
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
秦王之心而自願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
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

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不序睢事如此乃
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求巷聞有穰侯太后而
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
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已之與王交
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
之於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撓其鋒
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
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
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
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

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
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面之何所不可
而遽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
繩下最嚴於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
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
安有誤入求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
此亦好奇之過歟

商君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
其民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間暇樂生之心

勇於公戰怯於私闘盖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
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者後世
因之以有天下盖始皇之亡自商君起之而世
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
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
氣平其心志安樂而徐用之道引屈伸以宣其
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
故其効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
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
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効也

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
力盡矣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
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而不死者未之
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
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揅伏其
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
无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
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无後憂彼商君以
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
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

齊肅其怠墮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方其効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七

張文潛文集卷第八

子房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於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无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而出，其毋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

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穎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諭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无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

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无足恠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

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无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亦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无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言以感動其惻隱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蕭何

高帝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論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可知

矣夫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輒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夫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尤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削

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
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之心知吾之不憚侵辱
之如此務以抑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
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如何一
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
德絳侯其心未免於疑蓋如高帝之於何也雖
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而
喜亂恐其驕而抑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
厚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嗚呼高帝
過矣

陳平

余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
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
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
其於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
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
心豈能无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
絳侯漢之大臣雖无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
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背漢也然必為是
區區者其心不能无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

能无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
權利則其於利害之際安能无疑哉昔周公為
師召公為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審諭之夫師
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
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田橫

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
事之其耻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
竊恠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

而王之或皆息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為
亂蓋其素所畜積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
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耻者耳夫高祖
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威懷
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
以才勝之耳故鞅鞅以就北面乃其所甚耻而
禍亂起於息暱親黨之際亦无足恠也故其興
也不以仁而君臣无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害則
國之所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
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

謀亂於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後勝
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
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士從之
矣而况周人乎則息疆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
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
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與三代文王之際異
矣西夫

魏豹彭越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耻囚虜以至刑
戮也曰彼无異故智略絕人獨患无身耳得攝

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
不辭嗚呼何其論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
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
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
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
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
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
故嘗試論之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
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
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

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
屈躄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躄委身而已乎高
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
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
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
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利也而非君臣之分
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
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
其勢不為用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
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

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
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
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
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耻者其心猶異
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
况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為人
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臥也昔楚田於
雲夢有羆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
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
而逐羆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羆羆未及

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煉之戈當虎之衝
虎食羶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
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羶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
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羶其與視楚王
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
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羶非為我除患也勢驅
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
使之无是三人則項藉不為我禽矣高祖非以
怨而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
為我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

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及
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
呼彼安坐无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
於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三人者封之
而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
故余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陳平周勃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
桀之才其謀謨智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
无不勝以計而无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

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
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
无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
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
后祿產之庸人此无以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
然是二人者懍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
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
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
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
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

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
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訟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
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
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使呂祿之弃北軍充以
異於遇盜而使之弃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
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
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為
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
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
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

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謀項籍而怯於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无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顧藉也特徵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於果敢而勇決弃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馳騁徼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

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万有一不勝則其所亡无乃甚不惜哉曷若遲而求无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賞見日而後行未夕而求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恐恐乎畏失其所愛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

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衛青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名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和乘自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愬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

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人將軍有揖容願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藉福之歡而為快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

於壯健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被之伏節死義則憚沒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張文潛文集卷第八

張文潛文集卷第九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伎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君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其言忤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賦其終所陳與東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秦矣幸而逢其合持末伎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得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

父老之說頗悔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
既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此
其心似不忍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
始相如以自慕蘭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
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
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
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繼
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於晏子致

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
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不幾於愚乎與夫
特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
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已於禍而拳
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
書序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
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
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旣進朱亥以報魏

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未嘗有補於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敘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邴吉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有吏字邴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刀亦可以為徼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見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

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
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
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方天子讓御史吉如
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臣是以知
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
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
射者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
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
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

邴丞相恨也

陳湯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
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
幸生事蠻夷而竒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
稱舉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
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
計出竒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
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
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

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
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
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持其功以
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
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
說則亦未有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
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
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
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一
陳湯而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

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
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箸之令曰有
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
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
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
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
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
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
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
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

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比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趙充國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勝若可謂有奇功然提大軍振五萬之先零持久頓兵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詭可喜之功蓋嘗疑其

多備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者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則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試天下之微事而其術本於觀時時則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變會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勝斬首捕虜以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不能必勝負之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故充國赦罕开

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
亡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為力戰決死
遂不利哉以謂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子嘗恠
漢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
奴之強此兩人斬首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
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
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
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
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
意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弱國中空虛李靖以

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
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
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未可以無患李
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
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
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返何則蓋蘇文之雄
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既死則
用一李勣滅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
敵之時異也勾踐之與范蠡自計而謀吳勾踐
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

變而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
為也充國以善戰之才而謀五萬之衆至百計
感取弥年而後成彼非惡速戰也謂此用兵之
法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九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

王鄭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
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
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
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
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居家安而國治
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
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
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之君子可也然為魏

大臣陰相司馬氏以琢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
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
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
者昔者西漢之未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
世賢人君子之名而或屈於董賢或附於王莽
使為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者其不
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
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直
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定亂而
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

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
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
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
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張華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
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
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而卒歲歟華
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
徼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

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貴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
后為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
富貴既無棄徒之高又名重累身眾所不置已
有遯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
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
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
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
相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
張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
免而徼幸苟且之言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

亦可悲也夫

王導

余觀王導之為政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
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
若是者必速亡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
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
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鬪其人才可用
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取
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
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

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躡武好戰而魏取之
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
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略風声不改其
奮孫皓不肯俯俛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
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所
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
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尽勢窮則不
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
人未去則取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
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

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礼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
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
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啗
功利起怠惰收畜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
返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願為此
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畏江而
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
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
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為
保國之計苟為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

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崛強大則君廢大
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
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
之深者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
亡乃自古然矣

韓愈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
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
裂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
輕淫靡嫚之風亂以羗胡悍魯鄙悖之氣至於

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
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
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
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
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
之而比之於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
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
是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
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

此則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隅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也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屈突通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此而被禽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赦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嗇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真

新唐書有傳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齊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後世之汙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舍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

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呵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陳慶善集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可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

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闈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耻也可勝嘆哉

李郭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關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

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
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
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
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
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
欺主於忠信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
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
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能意其人雖雄悍驍
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
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

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
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
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
侮也

李德裕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
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
德裕務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
聽而後多悔官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
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

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
足以震動而於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
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
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
為多稹勢已窮感誼斬稹以降此在稹誼為可恕
在朝廷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安能反誼
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
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
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
藩悍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
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為慮蓋
已踈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
劉從諫戒而慷慨又搆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
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入主之所不恕
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
忍為是哉故一旦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
非偶然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一

藥戒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
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婦而
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
死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
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
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
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躰不勞而汗
股不步而慄膚革无所耗於前而其中茫然莫

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子從而下之
術未爽也茱然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
而問之醫歎曰子无歎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
為是茱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
心者其末必有傷求无傷於終者則初无望於
快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
乎子之胷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
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
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
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盖已病矣由

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
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
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茱然如不可終日也
且將去子之痞而无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
而後子之藥可為也客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後
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
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
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
蕙然遲之盖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
所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盖終歲疾平客謁

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夫秦之治乎民悍而不聽令惰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悍戾猛鷙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瘡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也凡幾瘡而幾快矣乎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死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

心目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背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瘡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以為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抚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蕙然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无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

成教達安樂悠久而无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
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子之藥終
年而愈疾盖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
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无傷於其終則初无
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
記其說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
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
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

寡於言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繁於辭令
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
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上儉彼身衣弋
綿足履革鳥集書囊為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
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
出入經傳恍惚歎息語必成文此雖无害於聞
過而有好奇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
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
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
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

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
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什碑
罷昏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者疑而不
信予謂或有之
高宗之淫昏彞暗又內為悍妻操制其柄外聚
群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
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謂高
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
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矣以廢子賢之
故怒若人嘗與交通今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

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
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
能酌理而不盡欺參以義而論有所不受使其
應變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讀韓信傳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為高帝將數年常
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蒯通武涉之邪說信死
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為不服曰服則何
為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志力而不服其為人
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

於偽游雲夢而執也夫偽游雲夢之計是市井
下俚之智而万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
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
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无怨
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市井下俚
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
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矣是不反何待然
則為高祖者柰何必待夫反形明白引天下兵
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數年而定一偽游而縛
韓信自尔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自古士有所

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肯以身就人者也何
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
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鑄鄒之利者
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
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
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
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待之
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
使之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
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

而无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臥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讀南越傳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介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无一使相通是必爭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感心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号諺云人之飲

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不飲則欲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迫我也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国人而意亦且少中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黃屋左纛非甚童駭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以不安而求无所用者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悔去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之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

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
賂匈奴為倒垂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
之論而不信也

讀楚甘公說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
也曰殺人者必見殺害人者必見害自有載籍
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
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
此理之所志也何怪焉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一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二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因母墜井作賞花
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予曰二子謂之愛白公
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无謗
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
太甲而自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非篡者何
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死自而萌於心是其
為說无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
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

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
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一而察其心之
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无言彼
雖无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
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
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
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
而與之辨夫惟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
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
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

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
時而止耶悲夫

書宋齊丘化書後

齊丘為唐偽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
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其能
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无
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
惟清淨者見物之情而无為者知事之要據其
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
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无情之至至

于死親人而死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
廢

老子義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在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
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
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
死耶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

也天下未嘗无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
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无殺之者也萬
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
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
足以懼物而亦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
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
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
使從之殆非也

書韓退之傳後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
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當有所不
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
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
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
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
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
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
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无所見於世矣
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

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
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
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
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
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
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
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
惑矜亂無所取秉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
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

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
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
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道以高麓而後怒號哮
吼聲振百里押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
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
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名益聞耶

書吐蕃傳後

自漢已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
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
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其尤可笑

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
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刃而呼曰東爾手吾將
汝殺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代之童何則人固
不可易也不然則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待
之殺而不之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
唐固非有深誠之可以不虞也在德宗之時吾
方疑之彼曰必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
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黎木林而後可彼得
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
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

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矣夫豈有它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笑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而猶如此况死二臣者哉

讀鄒陽傳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表益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益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

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无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耳

游俠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

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節无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无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有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式直法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无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闔之外顛倒錯亂死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无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維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子^張曰天將乱人之國則必使諱

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无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

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
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
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
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
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无聲飫三品芻豆
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
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
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
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
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

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
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
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
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
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
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
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列白黑者林甫
斥逐之而无餘矣國中空死人上下內外皆從
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
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无善人國非

其困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无與為此則其時人物可知矣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二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二

十三

秘丞章憲公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達不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

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
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
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
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
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
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
而工不待彫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
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

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
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淒婉
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
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
妙絕一世彗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
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
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
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
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
如攬嬙施之袿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

文集卷三
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刪首尾而存其中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遷。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處重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

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犬敵已盡而符石驚于國中。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

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
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
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
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

李德載字序

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
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
予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夫
車之所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也
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

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下
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
登險而憂頻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
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
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
箭激以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
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
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
天者其道素且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

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虫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平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倘祥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無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

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尊俎拜
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習其
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
刻而一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
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
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
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
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書
之所達過於旦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旦暮
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

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
為旦夜中昊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
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
呼士之欲逝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
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
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穀烝則飲食之際未
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
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
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

攘剗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臧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繫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可不勉歟

冀州州學記

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恠其不可也余嘗恠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

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
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
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
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載
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
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
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
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學校之
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
廢食於飢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
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未遠矣吏未
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
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
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
於學而為不可也 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
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

予刻文潛集愛其文也而紫泉之論
主於意噫予豈有是心哉古人有云
文以意為主若紫泉則得之矣龍渠

山人郝梁識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三終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三終



